

羣書類編故事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六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輅校正

人倫類

祿周親黨

陳桓子侍齊景公飲請曰晏子君賜之卿位群臣之爵莫尊於晏子今衣緇衣鹿裘棧車駑馬而朝是隱君之賜也請觴之晏子曰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觴桓子

說苑

散金宗族

踈廣棄官歸家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

一
卷之六
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在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金聖主所以養老臣也與宗族共享其賜盡吾今日不亦可乎

三世同爨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郗太府卿鄧外臺尚書郎鄧廷尉卿郗執金吾鄧左僕射平章事鄧而郗及鄧五知貢舉得七百四十人郗昆仲自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

絹遺親族

范文正公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足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親戚見我生

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助之哉

認郭汾陽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
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
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
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不告姓名

李白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
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無姓名曰
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
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撫遺

改名作相

范曄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曄辯

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魏相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及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睢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爲人庸賈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睢睢亦得謁願爲君偕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謝罪睢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

堂下置坐豆其側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稱閣下執事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因話錄

封母加太字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

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

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言申明
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補
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
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稱太皇太后稱
母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却掃編

曾子受擊

曾子嘗有爲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
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
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不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
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說苑

三金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莊子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

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尺傳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爲親百里負米親沒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

家語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至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

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閒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韓詩外傳

得祿思養

范仲淹少好學時謂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恨忍令汝曹享富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云

黃贊葬父

贊元時臨江人父均道仕永平贊幼留江南及長去省父已沒三年父妾聞其來盡挾其貲再嫁拒不得見贊號哭曰苟得見庶母示以父墓歸葬足矣非利遺財也父之夢父指葬處曰見片磚可得明日求之彷彿夢中所見掘之得父屍還葬

趙苞悲母

苞武城人漢靈帝時爲遼西太守迎養母妻道遇鮮卑入寇被鈔掠苞率騎與戰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養母朝夕不圖爲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相顧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苞即與戰賊摧敗母妻亦爲所害封鄒侯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姑留其婦

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列女傳

烹子遺羹

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爲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不知世紀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桮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非子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竹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李子矣

素違父命

有佺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渚下石磧上佺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佺子前漢人也

太平御覽

舁輿傳代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

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剋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孝子傳見太平御覽

譏父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撻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搗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

由義斷親以噎死亦不可絕食也 顏氏家訓

西平有子

李晟傳帝狩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子愬字元直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爲節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鵲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愬入城擒吳元濟柳文平淮夷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超宗鳳毛

謝超宗靈運孫謝鳳子鳳知制誥宋文帝時超宗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辭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帝意本謂世掌絲綸父子繼美時右將軍劉道隆武人不識是超宗父名

出候超宗曰至尊說君有鳳毛此異物可見乎再三檢覓不得乃去本傳

入蜀迎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與尚書彭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父詩畧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復齋謾錄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

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論衡蔡順少
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噬其指順即心
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噬指以悟汝耳

置母於誓

鄭莊公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
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
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
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
之悔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
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隱元年

滂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鉤黨禁錮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